

1996 金馬風雲

幕後秘辛

(後製作得獎人專訪)



PART 1.最佳創作短片獎

文：賴文政

得獎人：

陳明

89 製作短片 (風箏)	金穗獎(佳作)	
90 編導違規停 車	金穗獎最佳影 片	
91 編導江湖人 物	金穗獎評審團 特別獎	
92 編導火車站	劇本得到第一 屆短片輔導金 金穗獎最佳影 片 比利時影展最 佳導演 入圍西班牙影 展 入圍東京影展	
93MTV 製作	(以明軒板----- 之名投入 MTV 製作,拍攝的--- 兩百支作品)	
完成西門町王 子	劇本得到第二 屆短片輔導金	
94 投入廣告製 作 拍攝西門町王 子		
95(西門町王 子)	金穗獎	
96 籌備劇本 (聖堂)一片		



得獎作品

西門町王子

台灣 1995. 16CM. COLOR. 54mins

導演，編劇/陳明

攝影/張毓軒，陳明，涂金安

剪輯/何君慧

音樂/明軒板

演員/江金國



舞台上的燈光儘管輝煌
也照不出一張喜悅的臉
說真的我已經當時遺忘
他到底有沒有說聲謝謝
因為思維停格再那一句
疼痛得難以隱忍的呼籲
請大家應該要更加重視這個獎項

Q：我覺得你滿勇敢的，呼籲金馬獎要再更重視這個獎項，您的感受是什麼？怎麼會在領獎時大聲疾呼：「要更重視創作短片。」

A：其實如果那天不是我得獎，而是其他別的朋友像陳義雄、陳若丕或者葉斯光的話，我想他們上台也是同樣會講這些話，並不是我個人感覺而已，而是本來這個環境便是如此惡劣。我不過是利用這個上台機會幫這個環境爭取一點東西罷了。

Q：現在已經有個台北電影獎了一時報辦的，加上金馬獎…他們事實上也在努力推動創作，你所謂的不夠重視，是指什麼？

A：沒錯，我們不能否定他們的存在，但是進步太慢了，慢得有點令人耽心，好像政府腳步有點慢，永遠是落在企業或某一些人的後面，因為它是保護政策，沒有辦法，它不能跑太快，跑太快，它們自己也會亂，它們是有進步，但對現今的環境是沒有辦法負荷、平衡的，所以有機會能講，有環境我就真的盡量講，大概這樣。

Q：您覺得這個創作短片和整個電影工業，有怎樣的關聯？

A：其實就像一股潮流，我們看到的海浪都是浮在上面，也就是所謂的”台面”、”主流”的東西。在今天海面上，這個浪那個浪湧過來，那個風飛過去，但是它下面沒有一股暖流，一股熱氣的話，靠上面那偶爾吹來的風，濺起幾個浪花雖然能燦爛一時，但無法構成暖流，旋起整個電影界的熱潮。因為，目前並不是累積的方式，它是一個什麼環境我不太清楚，它好像沒有環境吧！每個人都各創門派，類似如此，我覺得短片它做起來，可能是一個基石吧！讓人磨刀的一個東西、一個最基礎的環境。

Q：那您覺得現在提供的機會是否不夠？

A：它連根本沒有，不是不夠，它連根本環境都沒有。你說國內有多少人能不顧生活，不顧現實，投入金錢，投入時間？就算你有金錢、有時間，那你的小組哪裡找人來做，有多少人可以堅持這個沒有商業回報的理想，沒有一個人願意付出那麼多，卻得不到一點點的回報；這種堅持，在我陸續拍了五部短片，拍完〈西門町的王子〉的時候，我真的覺得很累，自己跟自己講：如果真的要我做我不再拍短片了，我要做所謂主流的所謂商業的電影。因為短片它會很寂寞，而且它並不是有回報的東西，不要說金錢的回報連掌聲的回報都沒有，自己覺得做得很累；不管政府、不管 Media，不管人們的認知。在人群的認知還沒有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，通常會做得很累，坦白說，根本沒有資源；像你拍電影或是拍電視，人家說我們是拍八點檔的；我們來借個場景，大家聽得懂；我們拍短片的，我們想來借個場景——『啊！你們短片是幹什麼的，短片是不是公益廣告，是不是宣傳廣告、宣傳短片』你還必須跟他解釋個老半天，你全覺得怎麼一點概念都沒有了，所以會覺得做得累，所以這種堅持，我不曉得，在我連續作了五部片子之後，熱情也被淋得差不多了，不過拍片的熱度我還是有。

Q：還是希望你這種人趕快再上一些投入真正商業的電影市場！你這次的得獎作品，題材當初是如何醞釀的？

A：它是講一個小孩子，因為有一天我看完午夜場出來，騎著摩托車，看到旁邊一群人騎著機車，我開始想旁邊這一群人似乎滿好玩的，他們的生活是怎樣？我就想掉進去看看；一開始想寫一群人，他們很無聊，會晃來晃去做一些事情，一開始這樣想，但整個編制和預算都不允許讓我放手去做，於是我想這群人一定會有所謂的”閑棍”，會自己一個人背著帶子到處逛——這個題材和這個方面，在編制上可能被允許。於是我寫一個小孩子，他並不是做壞事，他只是價值觀中沒有那麼多是非觀念，他只是發洩他的精力，在過程中有一些阻礙，而他把它踢除，指示再沒有正確觀念下做事的一個小孩子的環境，大概是如此發想吧！整個片子是講一個”亂”字，因為有很多的”OS”背景，什麼國民黨趙少康跳出來啦！朱高正跳過來……等政治亂象。台灣很可愛，上面亂亂的，下面也亂亂的，就是一個”亂”之下，它的機會就很多，而且台灣最可愛也是這樣子，這個劇本在美國一個環境，你是無法寫出這樣的劇本，這就是台灣可愛的地方，所以他是個時代產物，它有它的時空背景。

Q：所以你也試圖用亂象，可是你的表現手法是有趣；你是怎麼樣表現？

A：表現手法可能有一點寫實，可能你看了會耽心這個小孩子，有一點的詼諧，裡面講的人、事，可能是換一個角度來講，例如：用個 OS，用個環境音，用這個人罵那麼人的時候帶過那個人的照片…等，因為我覺得好像不需要這樣直接批評。

Q：這部片當初編製預算大概是怎麼樣？

A：這部片剛開始的時候我是準備 70 萬左右，預算列出來是 70~80 萬之間，結果一拍，拍到現在的 120 萬。因為做短片就是好玩，而且沒有老闆的干擾，又不受檔期或其他因素的影響，自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；後來覺得是個趨勢，我要用 AV 剪，因為李安、王先慈都做，人家有票房壓力都做了，我們沒有市場壓力，就不怕做了，因為當時，也就是前年，我們沒人問、沒人談，不知道到哪裡問、那時有支片，以前也是拍同步，也是用 AV 剪，但有 Lost 掉了，沒有同步，是個小孩子和卡通演的，大概是這樣子，我想過兩年後可以做了吧！就一頭

裁進去做，開始用 AV 剪了，整個用 Lost 錄音，但還是有誤差，而我將誤差已設定在預定範圍之內，但還是有誤差的問題在，於是打電話到剪接公司，後製公司去問，剛好”力偉”進來一部新機器，於是拿我那部來開刀試驗所，以我的後期花費較多是在這方面，因為我做完之後試，不行，我再做，把片子再拿到公司再去過一次，還好是剪接師每天晚上上網路去問問題 or 上網路去看，是否別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，於是這部片，我們做下來，一個小時沒有誤差，我覺得蠻好的(所以這部片也是非線性剪輯一個很好的實驗、經驗)但是還是不知一小時之外，有沒有這個問題。

Q：您現在這個片子是做了 30 幾分鐘？

A：我這部片子是 58 分鐘。

Q：整部片子初剪超過一個小時？

A：這部初剪大約 0 小時 10~15 分鐘，後來為了參加短片就刪，有些劇情只是為了讓觀眾擔心而玩手法的就拿掉，就把它壓縮在 57 分鐘，剛好上完字是 58 分鐘。

Q：58 分鐘佔了多少 H.H.D.Memory？

A：本來有兩台，為了我又多買了一台，用了這多少我不太清楚，那是技術性的東西。

Q：您覺得用非線性的東西，在電影上適合嗎？

A：它不只對電影，對剪接，更對導演在創作上有更多的思考，以後不必再花在”工”上面，一刀刀剪，以前一刀剪錯拿回來，第幾卷第幾格再剪，多兩格再多剪半格，而用非線性剪輯，是在他思考方面它的邏輯性而不是技術性，我覺得這很好—相當的好。

Q：您知道我們 10 月辦非線性剪輯年會嗎？

A：真的，我不知道。

這是我們應該注意的，我們 10 月在國際會議中心辦非線性剪輯年會，有兩場的座談會，所有的非線性系統都會集中展覽，所以在這方面我們都很 care。當然非線性的優點我們都了解，可是就如您所說的，在使用的經驗還很少，像您現在是很有經驗，有一個完整的一個過程。因為您有一個 case 下去做，能從中吸取很多的經驗，這是很寶貴的經驗。(我不怕死嘛！)

Q：這個作品如果得獎受到肯定，您覺得她好在哪裡？

A：其實，我拍了五部，一部部拍，還好每部都有獎座，以前沒有金馬獎，我每報一部，只是讓自己肯定，並不代表這片子一定好，我都是這樣覺得(比賽或得獎這東西，第一名你就是最好，沒有瑕疵只剛好這群評審，覺得你跟比賽作品的類型，是比較怪異；或是其他某些部份佔點優勢我都是這樣覺得)，我前一部片得到”比利時最佳導演”，我回學校放學校有個學生問我，你這個後現代、哲學、理論，他看了一堆美學美術之後問我之後，我心裡想，這部片得獎了，要不要給他批回去，我後來想沒這必要，我只是告訴他，我拍的時候沒想那麼多，沒有想那麼重-我想搞藝術搞一個得獎片-不是，我只是憑我感覺走而已，我不會因為得獎而放一堆名詞，我當時是怎麼想，當初有什麼理論的矜持，我不會，我的片子就好像收音機，看到多少，就是頻率多少，只 AM 就收不到 FM，我沒有說這個片子這點是我設計的，我不

會講那些，我不是理論派。

Q：所以你覺得片子每一個鏡頭每一個 cut 都是直覺。

A：我覺得除了感覺之外，還有經驗，還是有一些理論的東西，電影並不是用來談的，寫成文章，他是用來看或用來感覺的，你收到就收，收不到就多看兩次，如果你有耐心的話我感覺是如此，我不會說我的序場，我補了什麼，高潮在哪一點，那一點是回馬槍，我覺得太重了。

Q：你覺得意涵是最重要的，將意涵用最適當的方式穿出去是最重要的？

A：我拍了幾部，有時我看完劇本之後(有時他寫有時我寫)，覺得很深很難，那要用怎樣最容易了解的方式講給人家聽，人家聽進去之後，再慢慢地東放一點、西放一點深的東西，人家才聽得進去，如果你把一個鏡頭搞得複雜藝術的要命人家看都看不下去。

Q：你是不是有這種想法，在每部作品中去衡量，你想表達的深淺度，如何去拿捏？

A：其實沒有，我到了現場，這個可能，會比較好，我有分鏡，但到了現場，我覺得那樣比較好，我會做一些調整，只是先讓我感覺好，接下來就是讓人感覺好，我不會說這樣子弄會不會太膚淺，會不會沒有”鳥瞰”鏡頭，就是什麼上帝在看人呀，太重了，我這樣仰角，會不會給人偉大感，我不會，我只是感覺。

Q：請問一下你是哪一個學校畢業？

A：我是國立藝專，那時是國立藝專，現在是國立藝術學院。

Q：幾年畢業？

A：我畢業三年了。

Q：所以說你是從學生時代就拍了？

A：對對，我畢業四年，我從畢業前一年就開始拍了。

Q：你是 93 年開始拍 MTV，你是什麼機緣使你轉進 MTV？

A：我也不知道，我拍完短片之後，因有得獎，有家唱片公司打電話給我，是否要拍 MTV，那時我搞不清楚 MTV 是什麼東西，我告訴他，MTV 我不會拍，你去找一些既定的人去拍，他會有一些語言跟你互通，我這是完全不同思考的東西，他說先拍一支看看，拍了一支，感覺不錯，自己也覺得滿好的。(第一支是哪一支?)第一支是黃大煒的，(你把我灌醉)，也蠻好的，我開始思考……我拍完那支後，停了三個月，我沒有拍也沒有接，我在思考要怎麼做。(我剛說了，台灣沒有環境，沒有說我去拍短片，環境在那哩，沒有，沒有環境之下你要創造環境，我要有一群人跟著我拍片，這群人沒事的時候，是指沒有拍短片的時候，會在一個地方，而且有固定的收入，而且這個收入是和拍片有關的，所以是不錯。MTV、AD 是一個不錯的環境，所以我就 MTV 拍了下來，還好有拍 MTV、廣告，籌出資金來拍〈西門町王子〉。

Q：你現在覺得以影片而言，對導演來說，不必都拍某一類型的片子？

A：對，從以前到現在我只很喜歡拍片，從拍片的過程中，我得到快樂，但拍片的質感我就要去篩選，我不會拍工商簡介。什麼我都拍，我只是覺得這個音樂不錯，我有感覺，這 AD 預算，我可以玩一些東西，我就拍。(Q：所以你都滿挑都有篩選的，不是照單全收！)

Q：你是科班出身一路走過來的，你覺得這些還在求學的同學後進？應該有什麼樣心理準備，用什麼心態來從事這個領域的工作？

A：現在在學的同學阿，勸他們趕快轉行，千萬不要搞電影這一行。

Q：可是你這個模式不是蠻好的？蠻現實的一個問題，你現在公司是還在上班？還是？

A：我是合作的。

Q：喔！那是還好，一般說來。預算，是嚇人一跳？120 萬？

A：我因為有喜歡的東西，我有時拍 AD、MTV 會拍爆掉，拍到自己貼錢，唉，拍得超出預算，我說過我是愛拍片的人，這部片因為很有感覺，一定要這樣拍才夠，自己看得很舒服，老闆看得也高興，所以我比較是這樣的感覺。

Q：所以比較沒有競爭的壓力，才能夠創作。

A：但是也不能 OVER，我覺得，因為如果拍到電影，你就不能這樣子玩了，因為預算，市場要整個衡量，我這個錄影帶我能賣多少，我能回收多少？如果我能回收一千萬，我就在一千萬裡面玩，我不可能回收一千萬，我玩兩千萬，老闆拍一次就沒了。

Q：在前置作業中，預算的評估常常聽到超預算，你認為最大的原因在哪裡？

A：他們在賣 AD，因為比例一定沒有那麼高，在一個那麼大的商業體系之下，不可能只由一個導演控制全盤的東西，他有製片，有製片經理、有監製、有執行監製，那麼多人，一關一關的過，你說我今天拍脫班了，可以嗎？他們一定給你壓力，演員的檔期，一定給你一個壓力，所以 AD 的意味比較重。

Q：現在拍短片的出路在哪裡，他的重要性、基礎、人才培養又如何？

A：沒有，我拍了 5 部短片，發現台灣的市場並不需要，他的需要性沒有，不知道片子拍好要幹什麼，還沒有到需要期；例如我們推出一個牛肉麵，500 元一碗，丟入市場，你幹什麼，那麼大一晚，人家連看、連買、連想，都不會去感覺，這是個整體的問題，我覺得政策應該有些調整，像國外辦影展、辦短片(你拍完一些影片，例如美國，開始走這些影展，陸陸續續走半年，這半年陸續回來的資金)，而且它整個環境允許你這麼做，允許你做傻事。但台灣，我做了 5 部短片，我覺得很累，可是沒有辦法，誰叫自己愛。

Q：完全沒有商業管道？

A：它有，它不需要，需要性很重要，我推出這個杯子，有人可能很需要買。

Q：可是國外需要，我們為什麼不需要，是因為沒有管道？

A：沒有，檯面上的東西都沒有弄好，它沒有那個餘力，那些做官的，他是做官嘛，他把檯

面上弄好，就很好了，你這些抬面下的選景，畢竟不在他們的需要內，可有可無。

Q：檯面上的很大，我們不可能去改變，只是做假設性的問題，假設你的公司今天營運很好，這是你的興趣，會如何去推動這工作？

A：我有這個企劃案，是一個 16mm 的東西，會群集一群人，我們一開拍就是四部電影，這四部電影，要成一個商業放映的東西，我們正在籌備，我之所以在這兒和這合作，也就是這個原因，因為我們現在也沒有權力去要求人家為我們做什麼，今天假如你是學者頻道你幫我放 2 個禮拜，後面 2 個禮拜你要放什麼？好，就給你四部都入圍，放一個月，你叫我空屋給你們放，做好事，但你們後續不足，你要叫我怎麼放。

Q：只有獎金而已，什麼都沒有？

A：沒有，我們短片的片量不足，要放非商業性的東西你們有多少東西給我放，一講你就完了。

Q：沒有規模？

A：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做這麼東西，做好之後，讓它放一年，一年談下來很棒，國內至少還有人推動電影教育，每年我們看影展都好像打破頭、排隊、買票，慢慢從這邊開始做，比較完整，不一定要拍一支片，上院線不到 2 各禮拜，一部〈風月〉，夠我們拍一年，整個企劃都完成了，所以我們會慢慢去推這件事情。

Q：推這個現在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，瓶頸？

A：到現在還好，現在短片應該是學生的市場，因為學生要交作業，有聯合實習，有畢業實習，有畢業製作，變得學生關起門來製作的一個環境，一畢業之後，他有能力但他為什麼要做呢？他們覺得我有個能力，我可以去拍電視啊！我可遞兩個企劃案，作電視，又便宜又快，有些人拍 MTV，他有能力做，而且能力在我之上，但他為什麼要做呢？我做來幹麻？我在 MTV 中滿足，我除了手法滿足想法滿足利潤滿足，我拍短片一點用處也沒有，問我為何要做？許多人在問為什麼的時候，可能讓這部份的人就停在那。

Q：那台灣短片拍攝想法來源，很簡單，1.參展。2 因為管道很有限，所以不能放，不然拍短片沒有用，講難聽一點，就是自己真的玩，磨經驗，自己砸錢？

A：不過我運氣比較好，拍了五部短片，前面四部都沒有賠錢，這一部只是還沒平衡，到目前為止！

Q：你是怎麼平衡？

A：我是用得獎，國內國外都得獎，用獎金平衡一些……大概如此，他可能再時間性不是半年、一年可以平衡，可能一年、兩年。

Q：純粹以獎金來平衡？

A：對，所以比較好，可以用獎金來平衡，運氣好！如果選三、五個剃了頭，萬一一個不得獎，真的，從今以後這群熱血的人，都沒了，bye-bye 了，回到現實了。

Q：所以當初政府設立短片，就是給年輕人一個管道，給一個生機，一個空間。像機會獎純粹是針對學生，是個實驗，如果我們來提倡這個事情，學校、團體應該如何來幫助這件事情，推廣得更好？

A：其實要幫助短片，並不需要用錢，他畢竟需要學校有器材、它有這個環境，要幫助短片，是 Media 要知道這件事，要 Media 使他浮上檯面，不再是學生的家家酒，每年的短片風風光光，有一個熱度，其實拍短片的人，就是要有這個熱度就夠了，他不一定有回收，要回收就不一定做短片了，就是磨他的興趣，每年有個短片影展，全台灣或東南亞或香港……例如今年有一個短片影展，50 部，可以連續放映，這 50 部有 2 部，是德國、美國，你邀他們就會送片來，辦成一個短片的國際影展，有這東西第一會把短片炒起來。

Q：這個事情，你認為應該由哪個協會來做？

A：這個就是看那個衝，笨鳥先飛。(導演協會?)其實不一定由哪一個協會，都可以，只要那一個有心、有能力都可以做，但是如果你先做，政府馬上就來。

Q：這個事情，你是否覺得放映的地方是個目前最困難的地方？

A：以目前來講，這些就要看策劃的人是誰，策劃這些東西，外國都會賺錢，不知道台灣為何辦影展都賠錢，像我去加拿大參加影展，它會跟整排的店商量，大會的人你們打個八折，它有生機跟生意，這邊的費用降低，整個跟經濟跟企業結合在一起，而且政府有這種單位在放映的時候，放映的地點不是問題。

Q：我們剪輯協會，本來就是在做推廣，當然我們不是有資金，但我們人多，而且是理想性的人多，這是我們協會的特質，也希望在這些地方盡些力量，看怎麼配合，我們剪輯協會的會員，不光剪輯師，現在已蠻廣的，有導演、有編劇、做音樂的、做動畫的，已經相當的好的，有很多人力上的義務支援，再加上一些計劃，是比較沒有問題，我們再規畫一下，如果說有那麼好的機會，可以嘗試看看，座談、得獎，繼續傳承下去，是否集中起來辦，還是辦巡迴，當然你很有經驗，這方面你可以……

A：(可能我所有的經驗，是在沒有環境之下)，你會想很多東西，可能有人在環境中，一步步做，你就不用想這麼多，走這一步，下一步認真點，就一步步往上踏，因為沒有環境之下，你會想何處有資源，你要怎麼推怎麼弄他並不像 AD，那麼誇張，花個 150 萬拍個 30 秒，這是很小，很正常的事，你願意花個 120 萬拍短片這是太誇張的事情，沒有人做的事情，所以它很奇怪，如何讓它進入商業體系，這是相當重要的，但是如果這個如果能做的話，商業電影，早就做了。

Q：你這部片子得獎，你花了多少工作天？

A：拍攝期花了一個月，整整一個月我們所有工作人員在西門町的一家飯店裡面住了下來，一群人在那邊拍早中晚，時間到了，那邊的光對了，一堆人衝去，背著大大小小的東西，演員幫忙抬東西，一起去拍。

Q：就是很正式，打燈……什麼的？

A：是的，都一樣，都和電影一模一樣，因為那年我已經做了一年多的 MTV 廣告了，那些東西都需要一個基本的小組。

Q：那你一個 team，電影拍完了，人是解散嗎？

A：沒有，那些跟著我拍 AD，拍 MTV，因為我要一個環境，這群人為何能無牽無掛去拍你的短片，這群人也是要做理想的東西，但是理想之下，你要照顧他們的現實，今天你成名得獎了，他們是誰沒人知道，這個人的平衡感很重要，我再 MTV、AD 時很照顧他們。

Q：你不見得很有能力在做這事情，但你已經在做了，其他很多導演，你如何對他們拋磚引玉，讓其他有能力的導演也去做這件事情。

A：拋磚引玉不敢說，只是我個人的價值觀如此。

Q：如果是價值觀的東西，是否很少有管道去宣揚電影，讓這些人在一起？

A：可能是通訊的方式，或 team 凝聚的方式，前年我有一部片子得了比利時影展之後，我們就在金馬獎以後放映〈火車站〉，那是一部 37 分鐘的短片，王瑋問我要不要做短片召集人，你自己當頭，去召集他們，講了兩次，也蠻好的，我也認識一個做動畫的，我們九個弄弄，不管如何，有個通訊的地方也好，結果大概過了熱度也過了，每個人又回到原來的工作。

Q：我們剪輯協會是以活動來凝聚，但要有基本固定組織一個地方，可以活動，要有時間表，活動一直辦下去，人自然就會凝聚。這次剪接你投入很多，那另外一個剪輯師是哪一位？

A：光光，純技術性的東西，他幫我解決，自己剪的時候，有問題的時候，光光幫忙一下，他就上網路，問題就解決了。

Q：光光很熱心！和同伴是按 case，拍 MTV，就不是領薪水了。

A：對，領薪水他對我都……我的運氣好，這幾年 MTV、AD 都有一定的份量，他們都還不錯。

Q：一般拍短片是興趣？會一頭栽下去？

A：所以剛才我說許多人念電影學系，是分數到了，進去看看，有的為了考預官，先唸個大專再考預官、先唸個電影系比較好唸，去準備預官，也是有的，所以我常勸學生快退學！真的想留下來，就知道自己要做什麼，願意留下來的，我再好好跟你講。

Q：你和光光是如何認識的，是因為業務上？

A：不是，他女朋友是我學姐，所以…

Q：它在非線性上，可算是很有經驗的。